

猫心自由

□米丽宏

那年，我从县城调到乡下，生活的变迁让人手忙脚乱。抓狂的不只是人，我的猫狗，也会感觉到我的郁闷和彷徨吧。

但在相同的境遇里，猫猫狗狗表现迥异，遇假日回城，小狗球球一见车门打开，不待召唤，嗖嗖飞奔而来，嘞的一声跳上车，安静卧下，一副你到哪儿我到哪儿的笃定忠诚。我的猫呢？任你千呼万唤，它只侧头淡淡看你一眼，而后，有模有样地扬长而去。我们左堵右截，将它押送上车。它窜上窜下，左看右看，充满焦躁不安，好似要奔赴末日。

终于，一个傍晚，我的猫踱着步子威风凛凛地从我家墙头消失。从此，一去无踪。

也许，猫心难懂，我从来没有接近它的心。也许，它冷我的原因，本就在我，你自内心喧嚷，何以能住下生灵？

后来读了几则文人和猫的逸事，让我动心。

画家丰子恺把自己的白猫“阿咪”当兄弟。他在散文《阿咪》中写道：“女儿最喜欢它。有时她正在写稿，忽然猫伯伯跳上书桌来，面对着她。端端正正地坐在稿纸上了。她不忍驱逐，就放下了笔，和它玩耍一会。有

时它竟盘拢身体，就在稿纸上睡觉了，身体仿佛一堆牛粪，正好装满了一张稿纸。”

齐白石爱猫甚于爱其他。作画时，他右手边是笔墨纸砚，左手边是猫，猫倚着大师的手，慢慢就睡着了。齐大师画里各种猫，便来自他的手边案上。

巅峰级的画家，也对猫喜爱有加。据说2006年，毕加索的《多拉·马尔与猫》在纽约苏富比拍出了9520万美元，改写了“世界上最昂贵的十幅名画”的排序。毕加索很喜欢猫，他当年第一次开展览时的餐厅现在仍然开着，就叫“4cats”，四只猫。

我似有所悟，猫心有感应，它似乎是人心的映射。

不久前，女儿从马路边领回一只流浪猫，弱弱的，巴掌大小。初来乍到，它歪着头，用一对玻璃珠眼睛愣愣地看我。弱小者最能唤起人的怜爱，我安排它住下，顺口叫它“咪咪”。心想，以后走还是留，还要请君自便。

跟人一样，猫各有性。这只猫叫起来嗲嗲的，像小孩撒娇。没多久，它就默认了我给它的名号。它是那种听到自己的名字会扭头望过来的聪明猫，还颇有点儿小心眼：吃饱喝足时，听到呼唤，眯眼蹙额

不耐烦，只用甩尾巴作答；饿极时，一听招呼便“哎——”的一声疾叫，迅速滚到你脚边，还要熊抱住你的腿，眼神里充满渴望。

它让我相信，猫跟人一样，有自己的情绪和感情羁绊。静下来，它常前爪支地，蹲在我脚边，跟我一起专注看电视。电视里很喧嚣，人跟猫却都很安静，像静物画。我吃饭，它在一边待不住，企图一起分享；被呵斥后，好奇地“站”起身子，搜寻桌几上的食物，伸前爪，一下一下拨拉骨头给自己吃。

我出门学习归来，发现给它备的食物它一点没动。我一开门，它一声疾呼，有久别的惊喜；跃我脚边，攻击猎物一样，狠狠撞了我几下。那举动，像发嗔使性子。

猫心傲娇，想起一个观点，号召女人做猫型女：爱他，却有自己的自由，随时可以抽身而去；愤怒时，有小爪子；撒娇时，有依偎的柔软的身躯；终生会迷恋檐下滴雨的声音，或者追逐一只过路的蝶。她的灵魂，是博物馆角落里的一朵雏菊。

我非常认可，猫心自由。我还真真切切地感觉到：安静下来的心，可以轻松触摸到大自然的灵魂。



叶有所思

白粥

□叶蓉

从前吃早饭，总是挑实实在能饱的，一大碗馄饨或者一大碗面条，吃下去觉得整个胃都塞满了，才心满意足地开始一天的工作。至于白粥这种撑饱了胃又只有水的食物，向来避开不选，觉得钱掏得多亏啊。

后来去了新学校，食堂早餐里有白粥，而且是免费喝不限量，作为一个小农意识严重的穷孩子，自然是天天早上打一大碗，唏哩哗啦地倒进肚子，然后摸着圆滚滚的肚子去上课。慢慢地发现，喝了一大碗粥以后，胃里有一种特别舒服的妥帖感，就好像每一个张开的毛孔都被热水灌满，尤其是在天气越来越冷的季节里，这是一种热乎乎才真的是享受。

食物和人一样，有时并不追求形式和内容的花哨，《红楼梦》里的那一碗吃不

出茄子味道的茄鲞，并不一定比一碗肉末茄子好吃到哪里去。从地里采摘的最新鲜的蔬菜瓜果，什么都不做，天然就有一股齿颊留香的甜味。倘若把它们加上大量的人工佐料调味料做成奇奇怪怪所谓高档的菜，才是真正的暴殄天物。

人无论身居哪一个位置，走到哪一个地方，都不能忘了自己原本不过就是个最纯粹的人。人有七情六欲，人吃五谷杂粮，人有悲欢离合，也有生老病死。所以我们应当该哭时哭，该笑时笑，该吃时吃，该睡时睡，把自己活成一个简单的人，才能体会每一个毛孔都舒暢的通透之感。

就像冬日清晨的一碗白粥，并没有油水，也不见味道，可是它却是抚平胃的一把好熨斗。吃简单的食物，做简单的人，这样最真实。

孔子的孤独

□谢淑宁

“孔子不是圣，只是人……他很彷徨，也很无奈，唇焦口燥，颠沛流离，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”李零《丧家狗》一书中的孔子是孤独、固执的，是在那凄风苦雨下失落徘徊的丧家狗。因为执着，所以孤独。这里，说孔子是“丧家之狗”，其实语出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

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这是孔子在告诉齐景公：“君要行君道，臣要行臣道，父要行父道，子要行子道。”在那诸侯割据、社会动荡的战乱年代，何人不是为了自己谋私利？连勤政纳谏、关心臣民的齐景公也不例外。“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这是齐景公的回答，意思是说：如果君主不像君主，臣子不像臣子，父亲不像父亲，儿子不像儿子，即使有饭，我能吃得上吗？可是齐景公只是考虑到维护自己的利益，而这并非孔子的本意。

恢复周礼是孔子毕生的追求，他要的是“正名”，是要求君、臣、父、子都要各司其职，各安其分。孔子维护的不单单是统治者的利益，他的思想有着浓厚的民本理念。没错，齐景公并不理解他，一如后来提出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的董仲舒。他们曲解孔子的话，将其解释成可以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东西。对于齐景公的曲

解，孔子并没有做出解释：你不理解我，我也不屑于解释。可是，如此自我宽慰，令人更感悲凉。

楚狂接舆避而不见，“荷蓑者”婉言讽刺，孔子执着想要规劝他们积极入世，只是“隐士彻底不合作，而孔子却不能忘情于世，忘情于人，他总想在坏人里找好人，不肯放弃最后的努力”（李零《丧家狗》）。孔子有卫道的坚定与自信，有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情怀和执着精神，和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屈原一样，他们都是知者，所以不惑；都是仁者，所以不忧；都是勇者，所以不惧。可惜，庙堂和江海都容不下他们，于是屈原选择了投河自尽，而孔子，选择了坚持再坚持，努力再努力。

“夫子之道至大也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。夫子盖少贬焉？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这是子贡跟孔子说的。当时，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，处境困厄，却依旧“讲诵弦歌不衰”，子贡不免有些生气：“老师您的思想如此博大精深，以致天下没有国家能容得下您。您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点儿标准呢？”弟子对于老师的理解，恐怕是最令孔子寒心的。

法国著名导演巴勃尔曾说：一个不被理解的真理会变成一种错误。孔子的理念不被理解，他成了那个时代的错误，也成了孤独的“丧家狗”。



放下“兼得”心

□潘玉毅

《孟子》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鱼，我所欲也，熊掌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”演变到后来，便有了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”这个成语。这段话、这个成语告诉我们，面对尘世间的种种诱惑和选择，人一定要有所取舍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所谓的“烦恼”论推起源大多来自于我们的贪得无厌。看见别人锦衣玉食，想要；看见别人啸傲林泉，也想要；看见别人洒脱不羁，想要；看见别人温柔体贴，也想要。我们的内心似乎永远不知满足，唯独忘了一件事：有付出才有回报。我们一边享受着家人的呵护，一边又嫌弃他们给不了我们心中憧

憬的其他可能。由于太想“兼得”，各种烦恼和不如意便接踵而至。

其实，人生很多的苦恼说穿了，用一个“既想……又想……”的句式足可囊括：既想要富庶的生活，又想不付出辛勤的劳动；既想要无拘无束的自由，又想要无微不至的关怀；既想追名逐利，又想博一个清高的名声——却不知这些你想同时拥有的东西通常都是相悖的。你选择了其中一样，就必须放弃另外一样。这就跟我们出行一样。

你坐了船，走了水路，便得放下对陆地行走的畅想；你乘了车，行了陆路，便不该再想要是坐船或是坐飞机如何如何，不然只是徒增烦恼。因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更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既

行陆路又走水路，还能飞到空中看两眼白云。

诗人泰戈尔说过：“当鸟的尾巴系上黄金时，它就飞不远了。”妄图同时拥有或许终将一无所有。反之，放弃“兼得”也能抛却烦恼。

我们若是懂得满足，过日子便会开心许多。如果我们衣食无忧，我们自然要感谢生活的馈赠，是它让我们过得如此殷实；如果生活清贫得仅够我们养家糊口，我们仍要感恩，至少它还不曾让我们忍饥挨饿；如果病痛击溃了我们的身体，除了领略更沉重的人生，我们要谢谢亲朋好友的关怀，而不是一味地埋怨、索求。

生活本是一段取舍的过程，放下“兼得”心，也就放下了烦恼，离快乐便更近一些。

总第 6238 期 配图 韩凤平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